

河谷◎著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心

灵的交汇是单纯的，正如盛开的玫瑰一样，
虽然不是爱情，却比爱情更**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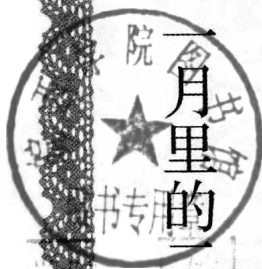
一个是在母亲的水果店里打工的**年轻大学生**，一个是隔壁花店里的**南方乡下女孩**，当他们相遇相识的时候，会想到那二十八朵鲜艳夺目的玫瑰，会在这荒凉之冬里**盛放如春**吗？



现代教育出版社

河谷◎著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心

灵的交汇是单纯的，正如盛开的玫瑰一样，
虽然不是爱情，却比爱情更美丽……

一个是在母亲的水果店里打工的年轻大学生，一个是隔壁花店里的南方乡下女孩，当他们相遇相识的时候，会想到那二十八朵鲜艳夺目的玫瑰，会在这荒凉之冬里盛放如春吗？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 河谷著.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106 - 1469 - 9

I. ①一… II. ①河…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309 号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作 者 河 谷
责任编辑 李 静 刘 杰
出版发行 现代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4244927
印 刷 北京市全海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
字 数 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6 - 1469 - 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梗 概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小说描述了一个新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尚未就业，在母亲的水果店里暂时工作，与隔壁花店的乡下女孩英子相遇相识的故事。心灵的交汇是单纯的，正如盛开的玫瑰一样，虽然不是爱情，却比爱情更美丽……

《大门》:

一段发生在音像店里的似乎是爱情的忘年之恋。那些排列在音像店架子上的磁带会勾起很多回忆，摇滚乐和古典音乐，痴迷的感觉，青春的冲动，隐而不发的真实感情，以及对生活的无限希望。一定有一扇大门曾经打开过……





《从未远离》：

夏雨文是青云县人事局的科长，肖紫瑾是他的属下，两人之间有着谁也不愿说明的默契之情。县里要进行公务员招聘考试，县委书记尚书记的侄女、雨文的初恋情人尚丽丽也要从外地赶回来参加，此时恰逢雨文的爱人杨玉与肖紫瑾的爱人于延平之间竞争县土地局副局长的关键时刻。然而，雨文从车站接回来的却只有丽丽的爱人、雨文的昔日好友阿健……终于，所有的情感与人事纠葛在这秋天的短短一个月里全部被引爆……

《闪逝》：

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的爱情故事，刻画了一幅幅动人的情节和美丽的画面，通过磁盘日记的线索相互交织串连在一起。没有无限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勾起欲望的描写，文中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美轮美奂，完美的情景交融，感人至深的情感白描，是借景抒情这种古老写作技法的上乘之作。



目 录

CONTENTS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 1
大 门	/ 17
从未远离	/ 33
闪 逝	/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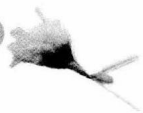


一月里的二十八朵玫瑰

站在天桥上，一扬手，碎碎的纸屑便开始飘洒，迷离的夜色背景下，纸雨忽明忽暗地徘徊了好一阵子，突然轰地一下卷进了热烘烘的夏日晚风中。

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这个曾经把它当做自己归宿的城市，像家一样地熟悉它、热爱它的城市，在我满怀热情地准备投进它的怀抱的时候，竟然冷冷地将我一脚踢开。满目霓虹，此刻都好像些冰冷的霜花，





一闪一闪地刺着心口的伤。

“要北京地图吗？五元一份。”

怎么这么不识趣，我狠狠地瞪了那小老太太一眼。“不用”，我冷冷地甩下一句，向车站里汹涌的人潮中迈进。

“三元，三元你来一份吧。”

“两块钱，两块钱最低了！”

我自顾自地走着，过了好久，冷笑着，吐出一个“呸”。

多少年之后，我仍然保持着对这个城市的轻蔑，当初是因为它对我的拒绝，而现在则是因为它以欺世盗名的繁华剥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乐趣，并且源源不断地将更多的人用五元钱诱拐到它的小胡同里，实际上只塞给你值两元钱的破烂儿。

普希金的诗是这样说的：

顺从吧！骄傲的人。

父母对我的归来没什么态度，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进城农民，做着老实巴交的小买卖。考上大学后，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是父亲，似乎变得对我有些敬畏起来，





好像我已经踏进了不属于他们的另一个社会，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一样。

越是这样，我越是内疚。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坚持来到母亲新开的小水果店，一边帮她打下手，一边跑人才中心，看看这小城有什么适合的工作。

英子是几天后认识的。

那天晚上，准备打烊了，正在收拾筐筐袋袋的时候，一个小姑娘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李婶，李婶，快给我兑些零钱！”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问道：“你说多少钱？”

她站在门口四下打量着，听到我这样问，一下子变得怯生生的，愣了一会儿，又大呼小叫起来：“李婶！李婶！你在吗？你在吗？”

这下我可没那么好脾气了，“你李婶不在，你是谁呀？”

母亲从里间匆匆地赶出来，那小姑娘此时得了救兵：“李婶，我换点零钱。”说着，扭头瞪了我一眼，像是向母亲告状。

母亲笑着接钱找钱，边指着我对她说：“这是我儿子，上大学呢，放假帮我看看店。”又对我说：“这是隔壁花店的英子，你初来乍到的，认识





一下吧。”

英子个儿不高，黑瘦的体格，典型的南方人的轮廓特征，一看就知道是个未成熟的乡下女娃。我连忙在脸上挤出一堆笑容，尤其是要暴露出两颗黄色大门牙，像汉奸见了地下党样地凑过去：“原来是英子啊！真是的，原来不知道这回事，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掩饰丑恶的方法，就是将它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套上正大光明的光环。这是我通读了卢梭《忏悔录》后得到的启发。

英子直往后躲，脸上倒表现得像真的地下党员般的勇敢：“原来是田宇大哥，早就听李婶念叨你呢。有空过来坐呀！”一甩头，急慌慌地冲出了门。

哨兵直接拦住我，要求出示通行证。我敬畏地递上那份《工作意向书》，还有一支烟，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是来报到的。

绒儿使了浑身解数才说动她父母，通过若干关系给我找了眼前的这家单位——总参谋部计算中心，只给我发了一份意向书，说是还要面试一下，但绒儿已经向我保证，那绝对是走过场的





东西。

哨兵礼貌地拒绝了烟，说现在是出操时间，半小时后可以打电话给联系人，经允许可以放行。

好吧，这是人家的地盘，由不得我。

从大门口能清楚地看到院子里一群戴着眼镜的文职军官整齐地站排做操，看着他们，我心头掠过一丝恐惧。

出操是令人痛恨的活动，在时间上它打破了自然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如同热膨胀的死点销，强迫别的时间以这样一个点为中心向两侧痛苦地挤压。从小到大的出操生涯够让人烦了，真的还要一辈子授人以柄，给它一份割裂我自由的权力吗？

隔壁卖鲜花的小店面是一家南方人开的，鲜花品种都是些月季、百合、满天星和玫瑰之类的大路货，不过在这小城市里倒是足够用了。英子应该是店主的亲戚吧，有时我在店门口光着膀子纳凉，能听见女主人在呵斥英子，听见英子在店里急匆匆的脚步声。她不怎么和我说话，见了我总是一低头就过去，好像我是个即将对她展开调戏的街头恶棍。





这天中午，阳光暴虐，热浪一波波地冲进屋里，将客人赶个精光，只有些苍蝇像跟班打手样的逡巡，贪婪地搜寻着有没有什么可以装进腰包的东西。我正在凉席上闭目养神的当儿，英子突然冲进来，又是大呼小叫：“李婶！李婶！”

我索性什么也不应，只管她使劲叫，反正母亲这回是真的不在，让她喊个够。英子唤了几声，见没什么动静，就沉默了，怯生生地叫我：“田宇大哥，帮个忙行吗？”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直逼过去：“行行行行行，找我帮忙喊我母亲干甚？有事快说，我最喜欢给人家帮忙了。”

英子吓得直往后躲，边说着：“我店里来了几个老外，叽里呱啦地不知说些什么，田宇大哥你能帮帮忙吗？”

老外？奶奶个熊，我叭地打了个响指：

“OK! Let's go!”

我俩兴冲冲地杀进了花店。

我和老外们好一通侃，除了那几束花和一大把钱，鬼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些啥，但是我高昂的气势和对英语一知半解的无畏精神显然令他们折服，还有我间或地来些杰克逊的太空舞步更是





令他们赞赏不已，连连“OK！OK！”，出门老远了还和我们拱手作揖。

老板娘看着多出几倍的票子喜笑颜开，大声唤英子赶紧倒水敬烟。英子也不再有怯怯的样子了，满含着佩服的眼神跑东跑西地伺候着。

一时间想起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来，忘了是谁说的，可能就是我说的：

神秘比放荡更拈花惹草。

半个小时很漫长。

把客人堵在大门口望眼欲穿，这恐怕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未进大门，我已经恶感有加了。

哨兵终于打通了那个电话，我在电话里介绍完自己，就听那边的中年男人在窸窸窣窣地查什么资料，然后他很沉稳地说：“对不起，这个岗位不缺人了，我们不打算再招聘，请联系一下别的单位吧。”

电话挂断了。

哨兵啥也没说，直挺挺看着前方，对他来说，我已经消失了。

我操你妈！难道我坐了两天的火车、挤了两个小时的公交、晒了近一个小时的大太阳就是为





了到你家门口听你说“对不起”的吗？就是为了看你们像猴子排队似的表演舒筋活骨的吗？

连大门都不让进，连口水都不给喝，太欺负人了！

更欺负人的是绒儿的父母，他们拒不为他们脆弱的关系链埋单，而是一口咬定我是个连面试都过不去的街头混混，进而更加向绒儿证明了不值得和我交往。

该结束了，一切真他妈该结束了。过程越接近结果，就越是令人对过程表示不信任，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说的：

整那么复杂干吗？直接拿起就跑不就完了吗？

我找了一份薪水不高的工作先干着，晚上就在母亲的店里住。

七月的夏日傍晚比往年温顺了许多，总是适时地来上一阵小雨，一扫白日的暴躁。小巷里人流虽然总是来来往往不断，却是安静和有序的。我自顾自地坐在门口看书，客人们也都很习惯，一般都挑拣齐整装好袋子才来招呼我，大家都省了不少事。

花店那边的生意随着夜色渐沉也开始清闲了，





这从英子的脚步声就能判断。过了一会儿，感觉到她蹑手蹑脚地向我这边挪过来。

“大哥，有空吗？”

噢，不叫“田宇大哥”了？我心里好笑，冲她使劲龇牙。

这回英子没往后躲，看样子心理素质提高了不少。

“大哥，我……我和你说件事。”

“嘛事？”我把书往后一扔，伸手拽过一张小板凳，使劲拍了拍，“坐下说，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大哥最喜欢帮助人了。”

英子笑了，露出一排白白的齐整小牙，好像故意要跟我的大黄牙来个对照。她犹豫一下，紧张地坐下半个屁股。

“大哥，你说我想学点英语，你看我是这块料不？”

我扑哧一下乐了：“美国人要饭的都用英语，你一个卖花的，档次这么高，差啥？”

英子听了我的话，好像鼓足了勇气似的：“大哥那你教教我呗，行吗？”

看着她躲躲闪闪的眼睛，我还真没了主意。

“那你以前学过吗？”





“学过学过，我初中毕业以后才出来干活的，在学校时我的英语是最好的。”

“那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英子一下子兴奋起来：“我们学校有 30 多人呢！是县里的重点初中呢。”

“噢，”我使劲忍住笑，“真不错，你的前途大大的。好，你这个学生我收了，从今晚开始，我们直接学习对话。”

我进屋里翻箱倒柜，弄出一本初级英语对话。

“英子，我每天给你写一张纸条，一天两句，晚上教你念熟，第二天你就背这纸条上的东西，务必背熟，忘了发音就查英语词典。”

“好啊！谢谢大哥！”英子蹬蹬蹬跑回店里，过了半天又蹬蹬蹬跑回来，手里攥了一大把刚切好的纸条。“大哥，这个给你。”

这小丫头还真是细心。

“英子，我教你英语，你怎么感谢我呀？”我嬉皮笑脸地往前凑了凑。

英子一下愣住了，又是一脸的惶恐，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样吧，我不收你学费，你每个星期欠我一枝玫瑰花，记账上，到年底结算怎么样？”





“好啊，”英子顿时轻松了，“那就这么说定了！”

接下来的很多天里，我总是在反复地想为什么我会那么轻易地做出决定，是对失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吗？还是瘫倒在虚荣的糖衣炮弹面前？或是干脆就为了打发无聊且无助的时光？最后我终于将所有的不清晰的线索串联在了一起，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想象中的项链——我是在为直觉而战。

《圣经》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

英子真的很聪明，头些天念得比较吃力，后来就越来越顺畅了，教了一两遍之后她基本就能背下来。我有时会突然用英语问两句前些日子教的句子，她竟然也能磕磕绊绊地回答上来，小脸涨得个通红。

不错，我喜欢这样的聪明人。

几个月下来，英子已经跟我混得挺熟，也不再害怕我的嬉皮笑脸，偶尔会还个鬼脸。

绒儿写信来说父母的压力实在很大，而且对

